

1931—1945年

总主编◎张中良
副总主编◎章海宁

东北抗日文学大系

本卷主编◎段从学

第二卷·中篇小说②


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
课外借

1931—1945年

总主编◎张中良
副总主编◎章海宁

东北抗日文学大系

本卷主编◎段从学

第二卷·中篇小说②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黑龙江大学出版社

◇ 罗 峰

莫云与韩尔谟少尉

—

十月初，一个恬静的傍晚。莫云接到一封信，她拿着那个未曾拆口的信封，在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，凝睇着从葡萄藤蔓和叶的隙缝间投进来的晚霞，珊瑚色的细线，渐渐地从她淡淡红晕的两颊隐退下去了，退到她隆起的胸脯，脚下，乃至铺满着青苔的地上。像一个猜谜者一样，莫云把信背在身后，用她的沉思，牵制过于兴奋的感情，她那颗赤裸着的处女的心，已经插上健美的翅膀，飞过滹沱河，飞过云中山了，可是，她终又栖息于甜蜜的窠巢里。

这是她的未婚夫青年军官韩尔谟少尉的信。这位带有儒将之风的韩尔谟，自从悲壮的大同之役，便没有下落了，这一个无结果的消息，足足使性格坚强的莫云，苦恼了二十多天。这之间，她将韩尔谟给她所有的信和诗，全搜集在一起了，这种别人莫名其妙的作用，连莫云自己也难以说明它。

当烦恼的时候，她很爱骑着父亲那匹骏美的白马，单身到太原城的郊外任性地奔驰，她故意让风，让沙土，让狂乱的颠簸损伤着自己和疲倦着自己。有时却像个遥祭者一样，沉默而忧伤地坐在缓步的马背上。她这样唱起来：

我靠近坟墓了，
我靠近了神话中的魔手！
当我的眼睛睁着的时候呵，
我看不见你的温柔，
你将走进坟墓了，
愿你骑白马而飞来……

这首极端伤感的短诗，是在大同战斗紧张时，韩尔谟少尉出发前线的前一天写好寄给莫云的。他这样不能忘怀于未婚妻，正相同莫云不能忘怀于韩尔谟在战场上建树杀敌的功勋一样。这首诗，虽然没有动摇她的初衷，但在她的心里却萌生了一个不幸的幼芽，一直到那无结果的消息传来时，那幼芽便突然长成初绽的蓓蕾了。

从那时候起，这首极端伤感的诗，就与烦闷的莫云结成了良伴，她默咏，她朗诵，她在辗转不能入眠的床上倾听它的悲凉的声音，而且她仿佛看见了一幅凄惨而真实的诗画。

但是富有坚强性格的莫云，从未将这种儿女之情，表露在她的父母，亲朋，以及任何人的面前，她也从未流过一次眼泪，即使二十几天是超乎寻常地烦闷的。

父亲，一个世故的，好说话的退職老军官，一次劝解着他的女儿说：

“一定的,韩尔谟,那个有福的孩子,绝对遇不到什么凶险,父亲有这个经验:凡是眉毛长的人……哎,一定的……”

“爸爸,不要替女儿担心这个,”莫云率直地回答说,“就是遭到凶险,我也不痛惜,战死在沙场上的只是一个韩尔谟吗?爸爸,女儿的自私心,早就让敌人的残暴消灭了!”

自从受了莫云责难以后,那个好说话的老头儿的嘴,永远也不提起韩尔谟的名字,暗地里他却与莫云的母亲表示遗憾地说:

“莫云这孩子连点姑娘气全没有了,你知道吗?她为什么对韩尔谟的事情这样冷淡呢?”

莫云的母亲不会比那爱说话的老头儿更明了些,可是她对于这件事情,总是带着沉默的担心,因此皱锁着眉头,叹气,都是常有的事。她这种无言的忧伤更给烦恼着的莫云加深了不少烦恼。

现在,久被烦恼禁锢的莫云笑了,这从心的深处所发出的笑,连与韩尔谟订婚那天的加在一起,也不过是第二次。是的,多么意外呢,她的未婚夫韩尔谟从坟墓里爬出来了,从神话中的魔手里挣脱出来了。

她走出了葡萄架。她的脸焕发着欣悦的光芒。是什么忍耐全不能制止的欣悦,使莫云的内心浮动了羞愧。她顺着夹在花坪当间儿的甬路向自己的卧室走去。在对面,她仿佛迎着很多讥笑她的人,她本能地低下了头,刚刚开的茉莉花,在静悄悄地飘散着芬芳,在向着她的主人——害羞的莫云微笑着……

正当寻找剪刀剪开封口的时候,粗忽的莫云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,原来这封信是从本城寄发的。啊!韩尔谟怎会跑到太原来了呢?

她不待思索那问题,就急忙把初欲保全完整的信封用手撕开

了。一张粗糙的中国纸上，写着潦草的笔迹：

云妹：

你不能骑白马而飞去，我便乘风尘而来了！

你不欢喜吗？我将完整的身体带给你，你不意外吗？

一个埋进坟墓而又复活的人！

我的归来，暂且不必告诉你的双亲。望你即刻来，有许多要紧的事情等待你来给我解决。

我现在住××胡同五十五号一位姓戴的朋友家里。

假如这封信是在晚饭后接到的，那就请你明天上午来好了，因为我有许多话须到外边去谈的，我在焦躁中等着你啊！祝你

晚安。

韩尔谟

虽则莫云把这信细读了三遍，虽则莫云再三地思量，她对于未婚夫韩尔谟突然出现于太原，终究是颇感费解的，为什么带有这么多的神秘性呢？是什么“暂且不必告诉你的双亲”啦；是什么“有许多事情等待你来给我解决”啦；又是什么“因为我有许多话须到外边去谈”啦……这些，使性急的莫云不耐烦起来，她恨不得立刻骑着那匹健步的白马，飞驰到××胡同五十五号，找到韩尔谟问个明白。她真的竟走出卧室的门外了。

但，日轮已经沉沦入西方天空的边缘，夜，黑色的夜，向着狭窄的黄昏之境围袭来了。

于是她又赌气地返回卧室。这一夜，莫云像个守夜的更夫，而

她的心,就是更夫的木柝,清脆地敲打了个彻夜。

二

韩尔谟少尉穿的是便装,清晨的风扯动着他的衣襟,扯动着他的发丝,越发显出这青年的潇洒了。但韩尔谟的眼睛始终是痴呆呆地看着脚尖前的草原,而且他的视野从未超过五尺远的范围。这种局促,好像是那不惯的服装束缚了他。

已经走出城外很远了,这一带是莫云常到的地方,在泥土松散的所在还留着她那匹白马驰骋时蹶起的蹄印。韩尔谟少尉茫然地向前走着,他似乎忘记了身旁的未婚妻莫云。

走得更远了。

沉默着的莫云越发焦躁起来:

“够久了,你回答我吧!”她近于咆哮,初见时的热情完全不见了,“为什么?你快告诉我。”

韩尔谟少尉显然地是有点儿发窘,他无所为地用手揉搓着眼睛,脚步也不匀整了,一只手从眼睛上拿下来,竟感觉它无处安放。

莫云与韩尔谟少尉从前保持的距离,现在被莫云破坏了,她渐渐地离开韩尔谟的身旁,大约有一臂的间隔。

她失掉理智地问:

“你赶快回答我,若不,我就回家了!”

“我当然要告诉你的,但你不要这样性急呀。”韩尔谟少尉乞怜地说,而且走近莫云的身边,强制地挽起她的手来,一种断续的颤抖,传达到他的手心里,他感到吃紧了,他想用另一种手段来说服她,但是他的意识,他的嘴,突然变得非常拙笨,不中用。

“我再容你五分钟,听着没有呢?”莫云看了看手表,“好,现在

是九点零四分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还请你不要把这事弄得如此严重。”

“我可以是这样想，但看结果吧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，我想你能了解我，你也能原谅我。”

“坦白一点儿就好啦！”

“亲爱的，我可曾欺骗过你吗？……我的行为……你说……”

“不要讲什么过去，我全晓得……哦，只剩两分钟了！安静一会儿，我不愿意再打搅你。”

“何必呢？现在，我就可以坦白地和你说，但是，我想，它不会变更我们以往的爱情的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那样希望着。”

“那真好，呃，亲爱的，我的心怎会突然跳起来了呢？”

这一点是坦白的，韩尔谟少尉的心果然跳得很凶，而且喉咙干燥，这种现象，仿佛刚才经过一次激烈的赛跑似的。

时间只剩最后几秒钟了。

韩尔谟少尉真的想从莫云的眼前避开。他看未婚妻那副严冷的颜色，他预测到那种说服，非遭到打击，非遭到失败不可；然而他还有一点把握，那就是：依他的经验，女人是很容易被情感征服的，尤其是一个未曾结过婚的姑娘。

一趟长长的武装行列迎面走来。

这是一营北上的援军，军旗在辉煌的阳光下面迎风招展着，威武、活跃……

韩尔谟少尉指着那行列，伤感地说：

“看见没有呢？人就是这样走进了自己的坟墓！”

“韩，你变了！”

“不，我没有！”

“强词是没有用的，你已经表现出来了。”

韩尔谟少尉沉默了片刻。

“我知道，要求过着和平生活的人，去了解战场上的一切，那是一种错误……”

“韩，”莫云不客气地推着韩尔谟的臂肘说，“时间是宝贵的，爽快些，为什么这样急人呢？直截了当吧！”

军队已经走近他们。韩尔谟少尉获得这个机会，又可利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去考虑一下所要说的话。因此，他故意把头扭过队伍那一边去，这样，暂时他可以避开了莫云的逼视。

现在最后一个士兵从韩尔谟身侧消逝了。他的前面只留着淡薄的灰尘，只留着一片空旷的原野，不知名的鸟儿，在仿佛碧波一般的天空中浮游着……

他把头又扭过来。这次，他先发言了：

“呐，我还记得，在我们订婚的那天，你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‘……从今天起，我们的患难与安乐都要平均负担，我们共同的幸福的基础，就是建立在那上面。’你可忘了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说过这样的话呀。”

“这就好了，我无须多说，现在我就用你的话，回答你所质问的吧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，你？”

“那就是，我之所以要回到太原来，是为了保全我们将来的幸福的基础啊！”

“坦白吗？”

“自然。”

“可是你想错了，说什么将来呢？从今天起，那幸福的基础被你掘毁了！”

莫云说完那句话，她就转过身来，循着原路往回走。这是卑弃韩尔谟的一种表示。同时，对这件事她不想多说什么，她已经把未婚夫韩尔谟看穿了。

愤恨、失望、怜惜，一切包围着她。意识里又盘踞着不幸的憧憬。她望着印在泥土上的白马所蹶起的蹄印，深悔不该浪费自己的精神、感情与时间，深悔不该盲目地去理解，去偏爱韩尔谟的那首诗。

我靠近坟墓了，
我靠近了神话中的魔手！
当我的眼睛睁着的时候呵，
我看不见你的温柔，
我将走进坟墓了，
愿你骑白马而飞来……

现在她再默咏一遍时，与以前的意味完全不同了，现在她分析出那首诗里是包藏着：悲观、懦怯与自私。

起初，韩尔谟少尉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看着莫云的脊背非常惊愕。渐渐地离远了，他觉得这与幸福诀别时同样的悲凉，于是他像被什么惊醒了似的追逐着莫云。他一边凄怆地喊：

“就这样完结了吗？……你不能离开我，云，云哪，我，我是为你而来的呀！”

他赶上了，他拉住了她的手，若不是前边有个推单轮车的老头

儿走过来，他就要双膝跪倒在莫云的面前了。

“你不能离开我，”他抖动着她的手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我不能忍受这种痛苦啊！云，亲爱的，我的心完全碎啦！”

没有邀得对方的同情。她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，要躲开这悲观、懦弱、自私的人。以往的热爱，现在陡然降落到冰点，他的温情难以将她恢复原位的。

“放松我！”她挣扎着被握在韩尔谟手里的手，生气地说，“我已经讨厌你了！我已经不爱你了，痛苦是由你自己造成的，不能忍受也要由你自己想办法。听着，韩，这问题没有圆满的答复之前，谁也不要想见谁吧！”

“谢谢你，给我买一瓶安眠药片好吗？或者是一支手枪！”

“怎么？要自杀？”

“这是一条路……我不能再让我的痛苦延长……”

她苦笑了一声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的忙。我也不能奉陪了！”

于是莫云像一阵旋风似的走了。苦笑的颜色，在她的脸上越发地浓厚起来。

三

临阵脱逃的，无路可走的青年军官韩尔谟少尉，自从干了一桩冒险的事业以后，他解决了第一步的危难。现在他竟得到莫云的父亲，那位退職老军官的同情，从那并不十分安全的××胡同五十五号朋友家中搬进莫府里来。

这真是适得其反的事情。起先据他推测，假如没有未婚妻莫云的帮忙与情面，必然要，而且处处要遭到老岳父的反对的，不单是

搬进莫府不可能；企图从未婚妻的身上获得“温柔”……也更是空想。

这适得其反的结果，使韩尔谟的前途放了光明。那鸟语花香的院落，那明朗而幽静的书斋，那丰美的饮食，使他满意得如同从地狱里走到天堂。

最使韩尔谟满意的是：他所在的书斋，与莫云的卧室仅仅是一壁之隔。

但是他搬进莫府已经有三天了，除吃饭的时候，他可与莫云同桌而外，他几乎没有与她会面的机会。有好几次他仗着胆子去访问她，全被莫云拒绝了——她是经常地倒锁着门，不管韩尔谟如何请求，他连一个拒绝的回响全得不着。可是这一点点打击，是不足使追逐幸福的而且有着耐性的韩尔谟气馁的。也不因此而怨恨莫云，他觉得处在这有保障的环境中，权拿这种生活当作游戏，那又算得什么呢？

在晴朗的清晨，或是在静穆的傍晚，韩尔谟总爱到花园里，到葡萄架下，去寻找他的诗兴，凭着独特的灵感，他继续地创作出很多很美的抒情诗，在那里他绝不提到战争，他绝不提到生死，在他的诗里是充满着，洋溢着快乐，活泼，以及那未来的幸福之幻想。

他把其中最得意的一首写在一张桃色的诗笺上。

我揭开那桃红色的
我的心之窗帘，
温和的阳光啊，
投进我的心谷中……
我关上它，当夜晚，

在我的床周，
徘徊着水蜜桃般的好梦。

得意的韩尔谟把他那首得意的诗，偷偷地塞进莫云的门缝里去。“多么富有诗意的情话呀。”当他完成这桩工作时，他想，而且他等待着佳音。

夜，失望的一夜过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韩尔谟照常地到花园子里去散步，去寻找他的诗兴——虽然是“失望”已经把他的诗兴打消了——他想不到在那里发现了使他更失望的事情。

那碎纷纷的，遭了露水浸凌的粉色纸片，仿佛残谢的桃花，凄凉凉地零散在草坪上，一副副被损伤了的小脸，向着他的主人诉苦。

韩尔谟的四肢发起烧来，他感到耻辱了。他异常痛恨那个无情的女人，他恨不得立刻报复她一下，但一时还想不起怎样报复才好。

不知是因为愤怒呢，还是因为失望呢？一切的东西都在他的意识里模糊起来，甚至连那首最得意的诗都在他的记忆里残缺了！

这一回，一向忍耐的韩尔谟不能再忍耐了，他要用比较强硬的态度，给莫云写封信，主要的是责难她的无情和粗暴。于是他决计离开花园回到书斋里去。

他走不上五六步，在花园的爬满了牵牛花的月亮门那里，发现了那个无情的女人——莫云，她两手展开一张当天的新闻纸，她一边踱进花园，一边默读着晋北雁门关战争的消息。韩尔谟不知不觉地站住了。他非常不安：耻辱与痛恨一齐挑拨他。“我不能向她低头了！”他鼓舞着自己的勇气，企图转换一下处处败北的局面。可

是当他看见莫云坚强的姿态，当他看见莫云秀丽的面貌时，他刚刚佩好了的武装——勇气——便又全副被缴械了。

“我绝不能再向她低头了！”

他重新又鼓舞一次，想把已经软化的念头，从垂危中挣扎起来，因此，他当真挺起了军人式的胸脯，只可惜一时找不出可以坚强的理由，因此，他的胸脯里却像没有酒的坛子那么空虚。

聪明的韩尔谟忽然又想起“女人是容易被情感征服的”那种经验。前几次，虽然全都宣告失败，不过他总是深信他必然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的。

他以为把自己的期望弄成僵局的人，才是世界上唯一可笑的蠢货！他不该有人们应有的幸福。

向自己的幸福低头，怎能说它是耻辱呢？韩尔谟就是这么给自己辩护着。

他装作没有看见莫云，转回了身子。

他复又走回零散着纸片的地方，徘徊着，而且放重了脚步，他希望脚步声能传达到莫云的耳里，好来注意他的行动。

他开始用右手拾着坪上的纸片，而后再一片一片地递进左手里。他那种缓迟的动作，足以表示出他的内心正在悲哀着，足以让聪明的莫云了解他悲哀的由来。

偶尔地在拾起的一张碎片上，他发现了有被墨笔涂抹的痕迹，迎着阳光照看，还可以辨清那几个字：

“水蜜桃般的好梦。”

韩尔谟立刻生气了。他认为侮辱他的诗，比直接侮辱他本人还严重，何况又恰巧是侮辱他最得意的诗里的最得意的一句呢！

“质问她吧！”“不！”自己的提议，立时又被自己反对了。随后

他又责骂着自己：

“蠢货！你要向自己的幸福低头呢！”

仿佛没有发生这严重的波折一样，韩尔谟继续他尚未完结的工作。这之间，他等待着所等待的人走过他的身边，借着这一问题，好向她充分地发挥出他的有声的与无声的情感。他准备要征服她哩。

草坪上不见一块纸片了。

然而韩尔谟所期待的，竟迟迟不来。

他侧过身子窥视着，然后，他又转过身子向四外搜查，他大失所望了！

大约有五分钟的光景，韩尔谟的左手转着一团纸片，痴呆呆地站在原处不动。他仿佛是莫府花园里的装饰——一个平凡的塑像。

四

第二天，差不多和昨天同样的时辰，莫云走进花园里来。她的姿态，虽然与从前同样的坚强，但是她的脸儿却比昨天苍白得多了。她是以近似疲乏的步子，踱进来的。她的手里，拿着一卷用新闻纸包着的纸卷。

这种沮丧，可以说是莫云有生以来，仅有的一次。她的脸上，简直像浮着一层黯淡的秋云，同时，它没有一丝的幻动。

她踟躅在褪了色的花圃的小径间，相候着一个每天要来这儿散步的人。她准备好费了整夜的斟酌的两句话，来和他做最后一次的分或合的决定。

为屈从别人，把自己沉入河流的底层，这桩蠢事，她实在不愿意

做。而且，她也不愿意别人如此。可是，很不幸，她眼看见一个为自己所爱的人，将要沉入河流的底层了！虽然，她曾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，屡次去拯救过他。

她想过：“战争是恐怖的吗？”据没有亲临战场的莫云的解答，并不像那位青年军官韩尔谟少尉说的那么简单。她认为：战争的本身，确实是令人可怕的，而也是令人诅咒的，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战争是多么令人欢快与歌颂啊！当那蔑视公理的暴徒，海盗式的日本人，来到我们中国，奸淫掠夺的时候，当中国人不甘受他们的蹂躏而奋起反抗的时候。

“若是洪水淹没了中国，就不会有一个中国人还能享受他的幸福了！”莫云时常以这样的比拟，像一个忠实的宣教者似的警告着她所接近过的、沉醉于个人安乐的男人和女人。

但是，她的说教并没获到很好的效果。而且有的人竟对这位连愁苦的短梦全未曾做过的、独生的宠儿发出反诘：

“你呢？你自己呢？”

这问题，使莫云非常受窘，虽然那样，她不愿把尚未实现的志趣，预先告诉别人。她的回答是：

“我吗？我是知道怎样去叠坝的……”

约莫半点钟之后，韩尔谟果然又来到了花园。他首先发现了莫云，他立时就奔她去了，他简直像饥饿的老鹰，扑着一只鸡雏那样抱住了莫云，而且把头埋进她的怀里，哭哭啼啼地说：

“我没有幸福了！……你怎能这样让我寒心？……你不理我，你抛弃我，你对待我等于对待一个陌生的人！……！我没有幸福！……你想个法子，把我消灭了吧！”

原先被莫云爱慕的韩尔谟，而今她觉得比魔鬼都可怕，她简直

没有在他面前停留一刻的勇气了。

“松开!”她用劲分开他的手,咆哮地喊,“你打算怎的?”

“我爱你,”韩尔谟再度企图拥抱,可是被莫云严厉的颜色拒绝了。“云,亲爱的,为什么对我这样冷酷呢?”

“我答复你,这就是消灭你的方法!”

“不同意这个,你给我枪……”

“给你!”

“……这,这是什么?”韩尔谟接过来,嗫嚅地说。

“还给你的信和诗。”

“吓!”两手交扭着纸卷,绝望地:“你逼我走哪条路呢?”

“穿上军装,回到战场上去!”

“这是死路!”他哭叫着,“多么残忍哪!你要把我送回坟墓里去呀?”

“好,就在这儿等着你的幸福吧!”

莫云悻悻然地走开了。她的意识里盘踞着一个矛盾:仿佛成功了一件事情,又仿佛失败了一件事情。

一直那可怕的背影,从他的眼中消逝,他也没有停止用指甲挖掘那卷纸卷,被损伤的地方变为纸屑了,细碎的白片,向下飘落着。同时,韩尔谟的心,幸福,也都变为细碎的屑末了。

他真不想活下去,追求、希望,一切都失败了,这还有什么生趣呢?

这当时,那凄凉而恐怖的空袭警报响起来了,而韩尔谟对于它,没有那样的感觉,因为生和死,在他,已经没有什么可分的界限。

“来吧,一枚炸弹落在我的头上。”

他像祈祷似的站着不动。这个倔强的韩尔谟,现在,简直是视